

《默翁使集》中所见越南使臣丁儒完 与清代文人之交往*

郑 幸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代表国家之一,越南自公元十世纪起,就与中国建立了长达千年的宗藩关系。期间,不断有越南使者肩负求封、进贡、答谢等使命,从镇南关出发北上,横跨大半个中国,千里迢迢来到京师之地。他们留下的诗文、日记、使程图等(即通常所说的燕行文献),均从一个异邦的角度,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新鲜而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近年,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影印出版的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即收录此类燕行文献七十九种。其中有越南后黎朝使臣丁儒完所作《默翁使集》一种^①,成书于清康熙末年,是现存越南燕行文献中成书年代较早者。集中记载了不少作者与清前期文人往来的材料,其中不乏如《芥子园画传》编者王蓍这样的重要文人,因而引起笔者较大的兴趣。今撰此小文,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

丁儒完(1671-1716),字存朴,号默翁,驩州香山人。后黎朝庚辰科(1700)第二甲进士出身,历官尚宝寺卿、工部右侍郎。于黎裕宗永盛十一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正月任岁贡副使,随正使阮公基^②、黎英俊及另一副使阮茂盎一同出使清朝。次年南还,甫出北京城外,即不幸病逝。追赠吏部左侍郎。其燕行诗文由女婿阮仲常于永盛十三年编纂,名以《默翁使集》,即所谓“于归笥阅得遗草,缀拾成篇,敬以《默翁使集》命之”^③。

又现存《默翁使集》为工楷钞本一册,抄写者不详。不分卷,共三十九叶。

*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项目“清中叶民间书业研究——以江南地区为中心”(12YJC870034)的阶段性成果。

①《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阮公基此行亦有燕行文献《使程日记》一部,收入第一册。然据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考订,其内容并不可信。

③见卷首阮仲常《默翁使集引》。

卷首即阮仲常《默翁使集引》，交代成书缘由。正文收录丁儒完北使途中所作诗歌一百二十余首，最后附录丁儒完在越南时的杂作“默翁诸作”，包括《置祀田记》、《石磐铭》等诗文共五首。阮仲常在《默翁使集引》中对丁儒完的诗文成就评价甚高，称其“为人温纯雅重，敏而好学，于书无所不读，而于讽咏尤为长焉。其诗窖清音，隐焉有李杜之风”。而在《默翁使集》中，丁儒完正是以汉文诗歌的形式，记载了他在中国境内亲历的山川景物与人文风情。

集中诗歌基本以行程为序，故可大致推断丁儒完一行的出使路线，即自越南珥河出发，经广西太平府、南宁府、浔州府、梧州府、平乐府、桂林府，湖南永州府、衡州府、长沙府、岳州府，湖北武昌府、黄州府，江西九江府，安徽安庆府、太平府，江苏江宁府、扬州府、徐州府，山东兖州府、泰安府、东昌府、临清州，最后到达直隶。此后路径不详，当由冀州府、河间府、保定府到达顺天府。全程共经历九省二十余府，几乎纵向跨越大半个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到清代中后期，清廷指定越南使臣较常走的入京路线为由湖北经河南、山东入直隶，不再经过安徽、江苏二省。出使路线的变化无疑会直接影响越南使臣与中国地理、人文的接触面。从这一点来说，丁儒完是幸运的，因为他仍有机会接触江南地区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并与江南文人有直接、深入的往来。在《默翁使集》中，作于江苏地区的诗歌多达十六首，其中作于南京者则占一半以上。丁儒完对南京似乎有异乎寻常的感慨和兴趣，这恐怕与南京所隐含的政治意味有密切关联。集中《题燕子矶》一诗有“江湖饮啄非渠志，本俟河清展翅搏”等句，题注直言此诗“寓言燕思明德，不肯降清”。而《金陵怀古》中“民物已移新习尚，簪缨不似旧风流”之句，《访南京古城》中“洪武藩翰云一翠，崇祯弓马月三更”之句，也无不透露着诗人对明朝的深深怀恋之情。至长诗《过金陵赋五言长篇八十言》，更以罕见的篇幅，将作者对前朝的感慨抒发到了极致。诗中“江宁成弃土，沙漠徙皇都。天下惟知汉，华中忽已胡”等语，用词之尖锐堪比明遗民。此诗若作于乾隆时期，恐怕是要遭到“禁毁”的。

二

或许正是出于对南京的特殊感情，丁儒完主动寻访并结交了不少南京的知名文人，其中交谊最深者当属王蓍。王蓍（1649—1737）原名尸，字苾草，号湖村，原籍秀水（今浙江嘉兴），随父定居南京。善山水、花卉、翎毛，兼工书法、篆刻。王蓍与其兄概、弟臬俱以书画称名。三人作品之最为人称道者，当属被推为古代画谱巅峰之作的《芥子园画传》三集。

康熙五十四年（1715）秋，丁儒完在赴京途中路过南京，与王蓍结识，并有诗文上的往来。在其《默翁使集》中，有《答江南举人绣水轩王蓍韵》云：

齿发风流异，诗书礼让同。九皋闻鹤唳，万里入神封。短笛烟波外，孤琴雪月中。黄晖才对晤，青眼喜相逢。我似乔松翠，梢擎旭日红。我羞濠上客，风转碧涯篷。寒暄无地白，谈笑有诗通。吾背均仙骨，怡怡竹石翁。

此诗题作“答韵”，则当王蓍首倡。从内容看，二人一见倾心，以诗文作笔谈，颇为相得，至有“青眼喜相逢”之感。值得一提的是，在王蓍的相关传记资料中，均称其不应举业^①，而丁氏诗中却称蓍为“举人”。检光绪《嘉兴府志》、道光《上元县志》之选举志，均未找到王蓍的仕宦履历，则“举人”当系丁儒完误加。

此事在清人文献中也曾见记载，如南京诗人朱卉《寿王苾草先生八十》一诗云：

岿然身似鲁灵光，日日长吟醉一觞。八十年犹夸矍铄，五千言最核精详。诸侯问政来花径（原注：陈长沙总宪、张武开鹺使昔频过访，屡以政事相咨），重译求诗到草堂（原注：安南贡使丁默斋曾造访，求诗而去）。白发天留知有意，摩挲铜狄捣玄霜。^②

按：朱卉（1678-1757），字草衣，是清代南京诗坛一位重要的布衣诗人，与袁枚、吴敬梓等人交谊颇深。诗中提及的“安南贡使丁默斋”，即指丁儒完。据朱卉描述，时系丁氏主动上门造访，并得到王蓍赠诗。这与丁儒完诗题中“答韵”之语是相吻合的。又据朱诗“寿王苾草先生八十”之题，可知作诗时间在王蓍八十岁即雍正六年（1728）前后，时距丁、王结识已逾十年。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王蓍与越南使臣的交往都被视为文坛佳话而津津乐道。朱卉此诗后于光绪年间被收入《金陵诗征》之中^③；而在稍后刊行的《金陵通传》中，此事又被直接编入王蓍小传下，即所谓“安南贡使丁默斋闻其名，造门索诗而去”^④。显然对后人而言，越南使臣登门造访一事亦是王蓍一生中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而据《默翁使集》，可知二人的交往尚不止此。此诗之后，丁儒完又作《病中忆绣水先生香蜡笔墨四截因和原韵》四首，前有自注云：“一叙真朋相得，二叙歆羡风度，三叙前造书斋，四叙秋月病中得新诗觉健。”又诗云：

阳俦相妬吐新芳，阴类何颜敢剥床。淡水真朋无异味，载南惟有道中香。
荣君洒落妙藏修，非我为光觐子光。清白风流何等似，似梅纤雪菊纤霜。
跨灞桥驴寻胜友，曲墙柳外鹤前通。十年心绪诗篇上，一啖清玄落阱中。
吟篷阻雨咱鸪音，万里羁人此日心。绣水诗囊能健我，清愁无复滞秋金。

从“秋月病中得新诗”等语看，丁、王二人分别后，王蓍曾赋诗四首相寄。时丁儒完已染疾，但仍抱病相和。值得一提的是，在《默翁使集》中，此组诗作之后只剩下作于北京的“颂”三首。而出京后不久，丁儒完即因病去世。故上述

①如清袁枚编《江宁新志》卷二二王蓍传云“不事举子业”，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十一册，中国书店，1992年。又《金陵通传》卷二四王之辅传云“改其子名曰概、曰蓍、曰臬，从之。然终不令应举”，光绪三十年刻本。

②朱卉：《朱草衣遗诗》，嘉庆三年金山程来泰手抄本。

③见清朱绪曾辑《金陵诗征》卷四三，题目改作《呈王苾草先生》，光绪十八年刻本。

④见清陈作霖辑《金陵通传》卷二四。

诗作虽不能称为绝笔,却也弥足珍贵了。

又据注中“前造书斋”云云,可知二人相见确系丁儒完亲自造访王蓍。据周亮工《书王安节王宓草印谱前》,时王蓍兄弟“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与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无不多方就见之”^①。事实上王蓍兄弟其时交游甚广,与文坛名流如方文(王概岳丈)、张搯(王蓍岳丈)、孔尚任、洪昇、王翬、吴敬梓等人均有密切过从。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甚至称王概“好交达官,时人为之语曰:天下热客王安节”^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丁儒完慕名造访是完全可能的。

遗憾的是,虽然王蓍兄弟以书画称名,且丁儒完造访之际他们已完成《芥子园画传》的编辑,丁氏却一直没有提及其艺术方面的造诣,朱弁诗注也仅云“求诗而去”,似王蓍其时诗名传播甚广。袁枚称其诗学白居易^③,《嘉兴府志》将其纳入“文苑传”,当不无缘由。按史称蓍有《瞰湖楼集》若干卷,然未见传世。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四“王蓍”条引朱春生语曰:

余于金陵故书摊上得旧诗稿一册,款称秀水王蓍,中有与其弟安节唱和者。安节名概,国初画山水名家,而宓草诗中每有自题画册之作,则知其亦工画也。诗多在金陵所作,面题第十六册四字,想全稿必富,此特散亡之余耳。吉光片羽,弥足珍重。中又有杂文数篇,典雅有则。^④

此处所谓“旧诗稿”,或即《瞰湖楼集》,然在朱春生(1760-1824)生活的乾嘉年间,即已散佚严重。如今存世的王蓍诗文作品,除《金陵诗征》、《两浙輶轩录》等总集所录外,亦仅有《王安节王宓草诗画合册》所录七古一首、《稽古堂诗草序》、《茨村咏史新乐府序》等寥寥数章了。王蓍赠与丁儒完的若干诗作,更是无从考索。若非《默翁使集》的完好保存,这一段情谊或将被埋没,只留下朱弁的一首诗、一句注,被轻描淡写地保存在两部地方文献中,再无人提及。

三

在王蓍之外,丁儒完至少还与两位南京文人有往来。一为画家陶文度,一为诗人马几先。其中陶文度亦係丁儒完主动寻访,此事见载于《默翁使集》中《访诗画清客陶文度》一诗之中:

知音数次访知音,既是知音讨此心。汉海乘槎人万里,剡溪泛碧谊千金。鹤翔赤壁浓君兴,月淡临臯滞我吟。十九年前诗话在,旧情恋恋感人深。

①见清张潮辑《虞初新志》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783册。

②见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王概”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

③《江宁新志》卷二二王蓍传:“诗学香山。”

④清阮元:《两浙輶轩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83-1684册。

按:此陶文度事迹不详。《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载顺治十三年(1656)有陶宏字文度者“作花卉十二幅”^①,然年代相隔长达六十年,为同一人之可能性似不大,只能存疑俟考。

丁儒完主动寻访陶氏,与另一位越南使臣邓瑞有关。前诗题注云:“他于丁丑年与邓少傅有故旧,我访他。”此丁丑指康熙三十六年(越南后黎朝正和十八年,1697),邓少傅即指是年出使清朝的使臣邓瑞。邓瑞(1649-1735),字廷相,号祝翁,官至黎朝太傅。史称其有燕行文献《祝翁奉使集》一卷,然今未见^②。《默翁使集》中尚有《忆中勇少傅邓尊台回诗呈上》一诗,中有“义兼父子”之语,可知丁儒完与邓氏交情颇深。故其拜访陶文度之举,当即受到邓瑞的嘱托或指点。而邓瑞在十余年后仍念念不忘此金陵旧识,亦足见当时相交之欢,即所谓“十九年前诗话在,旧情恋恋感人深”。惟丁儒完虽完成了重访陶文度的使命,却因病死他乡,而终究未能亲自与邓瑞一述相见场景。邓氏日后见此诗稿,其黯然凄怆,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因邓瑞而联结的清人,并不止陶文度一人。《默翁使集》中又有《因锺尹问及邓少傅尊台因代科名道叔掘作》,题注:“他云遇少傅于燕月余,亲爱钟情无限。”又诗云:

十九年前拥使旄,燕京奇近一雄髦。气凌衡岭千层翠,文压瞿塘十丈涛。兰室经旬香笑话,骚坛层次玉推敲。浔江鹤顺凭风寄,醇醉今犹乐太陶。

按:据乾隆《桂平县志》卷二“官师志”,此锺尹名轅,字圣舆,山东历城人。拔贡,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08-1720)间任广西桂平县知县^③。此正可与丁儒完诗作相印证。惟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十三却载锺轅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官^④,联系上述材料来看,此处记载显然有误。

按:锺氏曾于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686-1687)间从王士禛游,渔洋对其有“夔然自拔于流俗”之评^⑤,此外又曾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交好^⑥,故在当时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丁儒完在桂平期间与其诗文往来颇多,集中除前引《因锺尹问及邓少傅尊台因代科名道叔掘作》外,尚有《过桂平县因锺

①郭味蕓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53页。

②参见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五章,中华书局,2007年,第297页。

③清吴志绶修、黄国显纂:《桂平县志》,收入《故宫珍本丛刊》第202册“广西府州县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④清王镇等修:《济南府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⑤清王士禛《蚕尾文集》卷一《蒙木集序》,收入《王士禛全集》第三册,齐鲁书社,2007年,第1800页。

⑥参见杨海儒《蒲松龄与锺轅(圣舆)》,载《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1995年10月,第432-446页。

尹出扇求诗遂题》、《又因鍾尹系道叔义再续一章呈贺》二首，后诗题注：“他燕京有扁额‘清白堂’。他云奉皇太所赐。”由于鍾轅留下的相关资料较少，故这些作品不仅可力证鍾氏卒年记载之误，更为了解其生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丁儒完与另一南京文人马几先的结交则纯属偶然。其集中有《赠金陵诗翁马几先》二首，题下注云：“他有诗声。遇陪臣于大顺锦坊，他求佳作，因直笔写出二首。”此处“锦坊”当为“锦坊”之误，或指丁儒完与马氏偶遇于南京某坊巷之中。从题注看，二人结交缘于马氏主动求诗。惟此注不似丁儒完口吻，当系其婿阮仲常所补，即所谓“注其所知者以便观览”^①。又诗云：

松虬梅瘦共徘徊，大丈吾徒志气偕。诗后数危心事白，月中千里故人来。藏名闲逸君真哲，浮世焦劳我不才。既觐为光何等乐，阳关别后倒吟怀。

金陵才子非吾子，海外闲人是故人。格律新清唐子美，仪容雅重宋希文。逢君我亦奇千载，爱我君无惜一颦。别后相思谁解语，临诗应动少游中。

诗中两次提及“故人”，而丁氏此前从未到过中国，殊觉可怪。疑马几先恰与陶文度一样，曾与其他越南使臣有往来，故丁儒完诗中以“故人”自居。

按马几先生平未见于江宁县志、府志中，笔者于《金陵诗征》、《金陵通传》中找到一些记载，今予以录出，以供参考：

几先字祖修，一字秋田，自称天阙山樵。江宁人。雍正初诏征贤良方正，太守三韩郭公以其名应，固辞不就。著有《敦好堂诗》（原注：新城王渔洋云：秋田诗幽远冲淡，多得王孟风味。《悲笳曲》《登燕矶歌》又复奇警峭拔，有霜天晓角之音）。^②

马几先，字祖修，一字秋田，号香林。江宁人，居孝侯台侧。生平笃于内行，人无闲言。与袁瑛及陈菊圃、余石农齐名。以诗游京师，为红兰主人客，新城王士正极重之。晚归里，自号天阙山樵。雍正初举贤良方正，力辞不就。著有《敦好堂集》。……上元哈理字绍亭，酷嗜几先诗。尝写数十本以赠人，曰：吾无力付梓，藉此流传，庶几不泯。^③

据上引传略，可知马几先曾与王士禛交游，并得其赞誉。检《金陵诗征》所录马氏诗，有《阮亭先生亟称拙作愧不敢当诗以志感》二首，题注：“先生见余《金陵感旧》诗，谓孔东塘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又谓似三昧中语。”此外，尚录有与杜浚、唐建中等人往来诗作数首。显然，在康雍诗坛上，马几先也是小有诗名的。丁诗题注中“有诗声”云云，当即指此。惟无论是丁儒完还是阮仲常，他

①见《默翁使集》卷首阮仲常序。

②见清朱绪曾辑《金陵诗征》卷十三。

③见清陈作霖辑《金陵通传》卷二八。

们对马几先的评定,也隐隐透出其对清朝江南诗坛的了解。相比其他燕行使臣被动或懵懂地结交中国文人,显然是更进了一层。

四

丁儒完在北使途中与清朝文人的结交,当然并不局限于南京一隅。其《默翁使集》中尚有《赠梧州秀才马爱云》《赠平乐府慕正堂》《谢陈抚院赠诗》《答广西按察诗韵》《赠汉口包逸人夜道他庐同作》《舟次黄州王正堂出纸求书即刻赠之》《遇浙江王秀才就船讲话赠我浮桃画一端并诗一绝因答他韵》《答宛陵礼部左侍郎施彦恪韵》《咏扬州景赠梁秀才》等诗,提及交游者凡九人。据《清代职官年表》,其中“陈抚院”当指广西巡抚陈元龙,“按察”则指广西按察使年希尧,二人皆为广西地方长官,负责接待越南使臣入境。此外,施彦恪则为清代著名文人施闰章次子,字孝虔,一字少慕,号逊岩。安徽宣城人。史称时艺书法俱工^①。其余数人生平已不可考。

上述九人,加上前文所及王、陶、锺、马四人,则丁儒完入京途中结交并有诗歌往来的官员、文人至少有十三人。这些人虽然文坛地位高低不同,但均无诗文集传世。若非《默翁使集》的记载,他们与越南使臣的往来痕迹就很难得到留存,这未免令人遗憾。事实上,清代作为距今最近的朝代,其留下的文献遗产已然颇多,但也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亡佚。据即将出版的《清人著述总目》初步统计,清人诗文别集虽多达六万八千余种,存世的却只有三万六千余种^②,将近一半典籍已然亡佚。其中虽不乏自然淘汰者,但也有不少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遭到毁弃。从这个角度来说,如《默翁使集》这样的域外汉籍,不仅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提供了异域的独特视角,也为补充完善古代典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①施彦恪生平见李放编《皇清书史》卷二,《清代传记丛刊》第83册,第81页。

②可参考杜泽逊《略论清代别集的学术价值》,《古籍新书报》2011年第110期。